

关河五十州 ★ 作品

铁血川军团
系列



四川王和他的天下

无川不成军！揭秘抗日铁军的前世今生！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

铁血川军团
系列



四川王和 他的天下

关河五十州
★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川王和他的天下 / 关河五十州著. --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8.10

(铁血川军团系列)

ISBN 978-7-5143-7294-6

I. ①四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刘湘(1889-1938) — 人物研究
IV. ①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1527号

四川王和他的天下

作者: 关河五十州

责任编辑: 张 霆 邱中兴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通信地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5264(传真)

网 址: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: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4.75 字 数: 365千

版 次: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: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7294-6

定 价: 55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第一章 乱世枭雄 //001

各地袍哥争相拥入成都，“不逾刻而遍城中”，全城百姓为求自保，也都以参加袍哥为荣。袍哥提倡复古，称要恢复汉朝衣冠，但由于年代隔得过于久远，谁也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标准的汉朝服饰，只能从戏曲中照搬。一时间，成都城里满眼都是奇装异服，有头扎“英雄髻”的，有腰佩宝剑的，有足蹬花靴的，还有的干脆就直接披上舞台戏服招摇过市。

第二章 隆中对 //037

蔡锷发起护国运动，是捏住了袁世凯想当皇帝的软肋。说到底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你尽可以做伪君子，把大总统的权限扩到比皇帝都大，但要想当真小人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临帝位，那后果就很严重了。

第三章 恶的诅咒 //073

如果对“川省自治”不予理会，熊克武、刘湘和这些川军

将领又不会买账，刘存厚被弄得一头汗。他发现，政敌们原来既没当他是孙悟空，也没当他是弼马温，就当他是白老鼠，正张着个笼子，等着他往里面钻呢！

第四章 皇叔幽灵 //109

刘湘渴望东山再起，但他也同样知道忍耐和蛰伏的重要性。古往今来，忍耐和蛰伏是几乎所有枭雄的必备素质，比方说刘备，他的一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给别人做小弟。有人统计，包括吕布、曹操、袁绍在内，刘备的东家前后计有七个之多。难道刘备真的甘心奉这些人为老大？非也，只不过时机未到耳。

第五章 瘾君子 //145

面对杨森的步步进逼，刘湘急忙派人前去议和，但杨森置之不理。议和不成，刘湘只好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，利用速成系的关系，转而策动杨森的部下和分化其内部。这一手相当有效，当杨森邀请众将讨论下一步作战方案时，一些事先被买通的速成系将领便开始找机会为刘湘说话。

第六章 真命天子 //179

刘湘在结结实实地暗算了杨森一把后，便以当家人自居，给范绍增等人封官加爵，鼓动他们拿着“天子令”尽快兴师万县。杨森先丢了官，再遭“四部”围攻，自然是又气又急，这时刘湘还不忘在对方伤口上撒盐，撺掇当年的“内鬼”王缙绪出面，发通电劝杨森下野。

第七章 一川不容二流 //217

三块匾的故事，活脱脱就是对现实中三人明争暗斗的隐喻。在辈分上，刘湘得喊刘文辉么爸，实际他的年龄比刘文辉还大好几岁。刘文辉在川军中出道较晚，起初名气也不大，但刘湘很快就发现他这位小叔父非同一般，竟是一条随时可以飞腾直上的卧龙。

第八章 五龙闹川 //253

向刘湘喊救命，邓锡侯不是没有想过，但荣威大战已过去将近半年，二刘当时所定的互助条款恐怕早已失效。再者，二刘不管怎么说，毕竟是叔侄关系，常言说得好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邓锡侯还获悉，刘湘正奉蒋介石之命，准备兴师与入川的红军作战，这种时候，人家会顾得上他这个小泥鳅吗？

第九章 挟天子以令诸侯 //289

虽然“门户开放”在刘军内部已得到共识，但四川舆论对此却并不苟同。长达多年的滇黔军“侵川”历史，使川人对任何外省势力的渗入都分外敏感，就算是蒋介石的“中央”也不例外。蒋介石邀请刘湘面谈，刘湘还没动身出发，就受到了多方责难。

第十章 夹缝里求生存 //325

此时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趋尖锐，他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害怕蒋军入川，但处于绝境之中，也只能向蒋介石紧急呼

救，请其派兵增援。蒋介石倒是巴不得以增援为借口派兵入川，问题是他此前根据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，已将兵力调往陕西。那时候的部队都靠两条腿行军，蒋军也不例外，并不是打声招呼马上就能赶过来的。

参考文献 //379

第一章

乱世梟雄

在刘湘显山露水之前，熊克武已经成名很久，川军的历史，也正要从这个人开始讲起。

熊克武名字中的“武”字，无意中透露出的是一个古老民族无比焦躁的情绪：它曾经以文明著称，但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下，也不得不走上以武自强的道路。

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，中国民间出现了一幅著名漫画，画上豺狼虎豹全都扑了过来，偌大的东方国度眼看将被撕扯到四分五裂。此时就连最保守的人都意识到，不改变不行了，于是变革大潮汹涌而至，很快就将包括熊克武在内的无数年轻人卷入其中。

熊家曾经寄望于熊克武的是子承父业，做一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中医，但熊克武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。在他看来，医人不如医国，谈文不如论武，只有投笔从戎，用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来武装自己，才能抵御入侵。

方向已经定位，年轻人需要的是一个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的机会。

说起来，中日两国其实最早都是以欧美为师，只是两个学生在成绩上的差距越来越大，到了甲午战争，曾经不显眼的日本竟然后来居上，一举反超了曾经很辉煌的中国。伤你最深的人也许就是那个最有本事的人，中国人非常想知道的是，这个东瀛小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成功秘诀。为了寻找答案，日本从此正式替代欧美，成为中国海外取经的第一标杆。

留学日本有公费和自费两种方式。公费当然是好，可问题是设有门槛，非得在国内就是优等生不可，熊克武达不到这个标准，所以留给他的只有自费。可是自费又需要很多钱，如果以此画线，经济状况一般的熊家就只好干瞪眼了，幸亏熊克武的叔父经商有道，每年都能赚取数百两银子，足够供给侄子学费。

在叔父的支持下，1903年冬天，熊克武启程赴日。人生的樯帆已经扬起，实现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美好理想也似乎指日可待，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，它的轨迹却在中途发生了变化。

醍醐灌顶

熊克武要学的是武，但按照清政府规定，只有公费生才能被保送进入日本官办军校，也就是广为人知的振武学校。熊克武的运气还不错，当他来到日本时，已经有了新的选择，那就是就读于日本私立军校东斌学堂。

当时在国内尚无立足之地的革命党正在日本积极活动，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和动员，革命思潮在留日学生中迅速得以蔓延。某日，熊克武听到了一个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：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来到了东京。

太好了！熊克武到处打听，找到了孙中山的临时住所。

1905年7月25日，这是熊克武永远难忘的一天。这一天，他见到了自己的偶像。孙中山一见面就问他：“熊君在此学什么？”

得知熊克武在学习军事，孙中山又问：“为什么要学习军事，你认为学来有什么用？”

答：“当然是为了富国强兵。”

令熊克武感到意外的是，孙中山断然加以否定：“熊君错了！”接着，这位未来的国父侃侃而谈：“当前国势如此微弱，并非仅仅因为军事不如列强，不如的地方很多，那么根子到底出在哪里呢？就在于清廷腐败！”

孙中山循循善诱地对熊克武说，这样一个无能的政府不可能真正使用和善待人才，退一步讲，就算是他们肯用，也来不及了——等大家好不容易学成回国，国家已经亡了。

对熊克武而言，孙中山的话绝非空洞缥缈的大道理，而是触目可及的事实，仅仅从先前清政府对待他们这些自费生的态度来看，一腔热血换来的极可能是报国无门。

曾经的踌躇满志，变成了眼前的一片茫然，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？

孙中山把答案告诉了熊克武，那实际上是革命党的基本纲领——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。

有一种独特的体验，叫作醍醐灌顶。就在这一刻，它属于熊克武。此后的一切均顺理成章。1905年8月19日，熊克武加入了同盟会。履行完宣誓仪式，孙中山把他带到隔壁：“祝贺你，自今天起，你就不是清人了。”

加入同盟会的川籍留日学生共有数十人。熊克武参与了同盟会总部的机要工作，在他所要掌握的联络暗号中，被清晰地打上了民族革命的印记——

问：你是哪里人？答：汉人！

问：持何物？答：中国物！

问：做什么事？答：天下事！

革命党人口诛笔伐的“腐败清廷”可不是木头，东京的热闹景象让他们倍感惶恐和吃惊，他们急忙动用外交牌，请求作为东道主的日本人加以管束。

此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，日本要拓展自己在东三省的利益，自然不能置中方的要求于不顾。1905年11月，日本文部省颁布新规则，规定中国留学生不管是进入公立还是私立学校，一律必须由驻日公使出具担保。

留给自费生学习军事的唯一一条出路也被堵死了。新规则毫不意外地引起了强烈反弹，在同盟会的领导下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举行罢课抗议，一部分人决定直接罢课回国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鉴湖女侠秋瑾，熊克武也名列其中。

袍哥

留学生回国后，有的兴办学堂，比如秋瑾，有的组织武装，比如熊克武，但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发动起义。

同盟会总部经过分析认为，长江流域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，四川又位居长江上游，因此必须第一个拿下来。

革命党人多数由白面书生演化而来。要发动起义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必须

寻找同盟者，后者得天不怕地不怕，敢造反能造反。恰好巴蜀盆地最不缺的就是此类好汉，这就是哥老会，当地称为袍哥。

清末的江湖组织并不是只知道收取保护费，或者为了一己私怨打打杀杀，人家除了吃饱饭外，还有政治上的理想追求，比如袍哥就是如此。袍哥创立于明末清初，其宗旨是“反清复明”，两百多年过去了，甚至连他们自己对辫子旗装之类都已习以为常，却从未放弃当初的誓愿。

革命党要“驱逐鞑虏”，袍哥要“反清复明”，大家在这一点上结成了同志。在熊克武回国之前，袍哥中的舵把子余英已受到革命党的格外关注。

舵把子相当于江湖大哥。余英高大魁梧，义气盖云，在会党中拥有极大号召力。更为难得的是，他忧国忧民，倾心于《革命军》和《警世钟》，并在群众中广为宣讲。据说当他在市井演讲时，“听者如堵”，围观民众没有不被他打动的。

经川籍同盟会员相邀，余英赴日本拜谒孙中山，随后加入了同盟会。熊克武在确定起义地点时，考虑泸州是余英的家乡，袍哥力量又很强，遂将泸州定为四川的首义之地。

想要攻打泸州，光靠本地袍哥还不够，须从外地增调会党，但这样无疑会带来一个问题。试想一下，一座小城，一下子轰隆隆地涌进来这么多不速之客，官府的神经再迟钝，也免不了被触动。

余英是泸州当地人，他想到了办法。泸州有端午节赛龙舟的风俗，节日期间，到处人山人海，周围赶来看热闹的外地人很多，几千人插进城来不算什么，不会引起官府的特别注意。

办法不错，缺点是时间太紧，端午节转眼就要到了，武器和人员来不及准备。顺着日历再往后面翻，大家都把视线聚焦在一个新的时间点上。

1907年11月14日，农历十月初九。当天是慈禧太后的寿辰，和其他地方一样，泸州官府要跟在后面拍马屁，忙前忙后，粉饰太平。假如在这一天发动，准保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

众人一致决定，利用端午节陆续向泸州城调集人马，最终在11月14日这一天举行起义。

尽管事前已经反复推敲，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。首先是武器准备方面出现意外，熊克武等人在手工制造炸弹时不小心引发爆炸，不仅伤了自己人，还惊动了官府。其次，党人们来得太晚，当他们齐聚泸州时，龙舟赛已经结束，又没有其他赶集一类的活动，所以尽管众人的身份都改换成了客商，可是仍不免惹人猜疑。

起义的保密工作做得也不尽如人意。相关消息在袍哥内部不胫而走，而且已经传到了社会上。有人在外面说：“余大哥（余英）的星宿出现了，他不久就要做皇帝，我们的日子就好了。”

泸州知州杨兆龙是泸州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，爆炸案虽然并非发生在他的辖区内，但仍给他敲响了警钟。接着，底下差役报告，说泸州城内外突然出现了许多陌生人，把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都挤得满满的。加上越来越多的民间传言，杨兆龙意识到，这可能就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兆，他为此如坐针毡。

苦思之后，杨兆龙向余英发出邀请，请他入衙议事。

在从江湖大哥转变成成为革命党人起，余英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他认为接近杨兆龙，可以在起义前刺探官府情报，甚而争取杨兆龙，因此没怎么犹豫就决定赴约。

等待他的的是一个陷阱。官衙里面内藏杀机，持刀拿枪的堂勇奉命埋伏在帐后，随时准备冲至堂前。

如果余英被随从前呼后拥，又或者入衙后东张西望，左顾右盼，杨兆龙早就下令捉拿了，可惜都不是，只见余英单人独骑，神态自若，与他原先的想象和预测大相径庭。

在和余英客套几句后，杨兆龙找了个借口溜进内室，让幕僚们提供意见。这些幕僚各抒己见，有的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，余英既然敢单刀赴会，又如此镇定从容，说明他心里没鬼，民间传言或许只是谣言。还有人心有余悸地说，余英是袍哥中的龙头大爷，能量惊人，就连官衙的差役堂勇也多半是他徒弟。万一传言不实，草率拘捕，闹出乱子可怎么向上面交代？

杨兆龙被说得忐忑起来，一时难以决断，而他的犹豫不决，恰好为余英提

供了脱身之机。

症结找到了

幕僚们没有说错，很多堂勇实际就是隐藏身份的袍哥。见知州久不露面，其中一人给余英悄悄咬耳朵，当然用的都是暗语：“大爷，水涨了！”

水涨了，就是事泄了。等杨兆龙拿定主意，下决心要将余英扣下时，余英已经在堂勇们的掩护下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在明知事泄的情况下，熊克武被迫做出临时调整，将起义时间予以提前。孰料杨兆龙的行动更快，官府宣布全城戒严，关闭城门后对客店进行大肆搜查。城内外的起义军彼此隔绝，难以形成呼应，在泸州发动起义失去了可能。

虽然第一枪哑了火，但熊克武并没有放弃起义计划，他转而启动后备方案，组织革命党人分路奔赴成都。

成都是四川省会，当然比泸州更为显要，一旦起义成功，影响也更大，而从情报上看，11月14日那天晚上，四川总督及以下文武大吏都要聚集“会府”。

会府又称万寿宫，里面设有皇帝的九龙万岁牌，不过官员们此番去会府并不是要向傀儡皇帝问好，而是为了给掌握朝廷实权的太后祝寿。这样就更没人敢缺席了，要想将成都的大小官员一网打尽，这是最好的时机。

按照计划，泸州起义的主力以袍哥为主，成都起义的主力则是新军。从甲午战败到签订《辛丑条约》，中国传统陆军之无能无力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，“习洋枪，学西法”的新式陆军（简称新军）应运而生。根据清廷的安排，每个省都分到了编练新军的指标，四川因为是大省，被安排要编三镇（镇相当于师）新军，当时已经编好的是第十七镇。

清廷编练新军的部分初衷，与派遣学生留日也差不多，是为了巩固其统治。可是对革命党来说，比之于守旧的绿营八旗，这些洋化的新军更容易进行渗透。最后的结果是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反过来成了同盟会的秘密武装力量。

在成都军界，从作为新军预备队的弃目队，再到正规新军，都隐蔽着革命

党人。除此之外，赶来增援的袍哥也不在少数，仅泸州就将调去三千人，早已集结于成都的会众更多达五六千人。

熊克武信心十足，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泸州一幕竟然再次在成都上演：官方改变了祝寿地点，然后是全城戒严，断绝交通，搜捕党人。

代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手段比泸州知州杨兆龙更为老辣凶狠。新军和弁目队里的内线全部暴露，不是当场牺牲就是遭到通缉，熊克武、余英等人还被列入了重点通缉的首要人犯名单。

泸州、成都起义相继失败后，熊克武又在叙府（今宜宾市）策动起义，然而这次同样没能摆脱失败的怪圈，而且仍是被官府抢到先手，随之使整个行动胎死腹中。

一锹下去就想掘个井，当然是显得过于心急了，可是连着三锹下去，连个泉眼的痕迹也没见着，无疑又让人郁闷到死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熊克武和他的同志们就像久无收获的渔夫一样，被迫把渔网翻出来，一段段地查找，竭力想找出究竟是哪里出现了窟窿。

从三次起义的策划阶段来看，无论是早先放弃的端午赛龙舟还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寿辰，时机都把握得不错，且由革命党人主导，在这方面并无明显漏洞。需要检讨的是实施阶段，在这个阶段，革命党人已退居幕后，站在前台的是袍哥和新军的地下人员。

熊克武猛一击掌，症结找到了！

同盟会在新军里只发展了很少一部分中下级官兵，他们在军营里犹如沧海一粟，作用微乎其微。袍哥倒是人数众多，可惜鱼龙混杂，很多人还是改不了帮会习气，结果落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

导致起义失败的基本脉络终于可以勾勒出来了。新军指挥权仍掌握在当地官府手中，在袍哥走漏消息后，他们可以动用新军提前进行镇压。作为一支新式军队，新军配备有德国毛瑟枪，会党用大刀长矛与其较量，就像在用纸棺材糊人，根本难以占到上风，只有把伤疤完全揭开，脓血才能流得干干净净。分析到这里，熊克武等人变得豁然开朗，看来靠天靠地靠别人都不行，还是得靠

自己。

起义失败的教训提醒大家，武器非常关键，也就是说手里一定得有枪杆子，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可靠而又强大的同志军。

拼命三郎

1908年2月，熊克武专程潜回东京，通过同盟会总部，从日本民间购买到了枪弹。当他押运枪弹，秘密返回国内时，忽然注意到，人们所戴瓜皮帽上的红顶大多被摘掉了，有的虽然还在，但也染了颜色。上前一打听，原来跟慈禧太后有关——祝寿不能挽救寿命，老毒物和光绪皇帝都死了。

国内正在举办国丧。在此期间，代表喜庆的红色成了禁忌物，别说瓜皮帽上的红顶，就连市场上的红萝卜都不准卖了。熊克武意识到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大好契机，于是立刻展开了精心筹划。

之前发动起义，主要集中在包括省会成都在内的川西南，当地官府已是戒备森严，再要插进去比较困难。熊克武把视线转向了地理位置相反的川东北，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广安，警戒方面相对疏松，而且州署旁边只有一个保安营。

1909年3月1日，同盟会在广安待机行动。与以往任何一次起义都不同，这次将以革命党人自己组建的同志军为主力，并由熊克武亲自指挥，以攻打广安州署。

同志军人数不足，因运输和寄藏的困难，从日本运来的武器也以子弹为多，配备的长短枪很少。熊克武采取的方案是兵分两路，除同志军外，另由余英召集会党，从保安营夺取枪械。

当天，熊克武派人去和余英联络，传回的消息却让他大吃一惊：余英在城外的茶馆里遭到了会众的包围！

四川袍哥各有势力范围，广安当地的会党并非余英的旧属，他们参加起义是要领取酬劳的，可是直到要起事的这一天，仍没见到钱的影子，众人不干了。

这不是普通营生，舍了一身剐，要把皇帝打，弟兄们挣的是卖命钱，你迟

迟不给，算搞的什么名堂？

此时的熊克武有着双重身份，他既是四川同盟会负责人之一，同时又出于实际需要，由余英介绍，加入了袍哥并成为舵把子。得知余英陷入困境，熊克武急忙赶去城外，对情绪激动的会众进行劝说：“钱要给，事情也要办，等钱运到了，必然一个子儿不少地补发给大家。”

这边刚帮余英解了围，眼看着天就黑下来，起义时间到了。广安城里，衙门和保安营的官吏大多已经回家，士兵们也不甘寂寞，有的上茶馆，有的去酒肆，要出击的话，实在是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。

熊克武飞奔回城，进行统筹指挥。人数不多的同志军化装成警察，一路押着“犯人”混进了衙门，随后短枪齐发，将门卫撂倒在地。州署外府本来就没什么值班堂勇，见到如此场面，全都被吓傻了，短时间内便逃散一空。

同志军很快就占领了外府，剩下的任务，是继续往里府搜索进攻，直到活捉知州为止，但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向熊克武迎面袭来。

按照计划，余英率会党要同时向保安营实施突袭。州署附近就是保安营，也就是说，现在保安营方向也应该是枪弹声齐鸣了，可是那里却一片寂静，寂静到可怕。

熊克武预感到，袍哥一路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。假如这一路行动失败，未受牵制的保安营必然不会置州署于不顾，他们会包围上来，与里府尚存的堂勇对起义军形成内外夹攻。

熊克武果断改变了活捉知州的计划，转而指挥人马向保安营发动进攻。保安营的营房和州署一样空虚，在熊克武率部冲进去后，大部分房间都显得空空荡荡，仅几个房间有少数士兵留守，见起义军杀入，他们吓得躲到墙角瑟瑟发抖。

熊克武一边控制住保安营通往外界的要道，一边派人联络余英，让他带会党赶快来保安营搬取枪械。谁知左等右盼，余英始终没有露面，相反，州署内却咚咚咚地敲响堂鼓，发出了调集援兵的信号。

城内外的官军正不断赶来，继续坐等下去的结局只有一个，就是完蛋。熊克武只得下令撤退，大队在前，他带着两个人拖后掩护。